大明寶訓

廿六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3702
冊數 30(26)
函號 45 12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 大明世宗肅皇帝寶訓卷之六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 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 知人

○嘉靖七年八月甲子大學士楊一清以人言求去因自陳與張璁黃綰有隙嫌忌之地不宜久處

上報曰卿歷陳被人指斥誣害之意朕已知其久矣夫人

君受

天付託必資老成賢碩以為夾輔朕所倚卿不但為己而

已實為天下耳朕聞先儒有云不徒知之實欲行之又云凡人之能不可自伐彼張璁也性資雖敏桀強梗不受人言已是不聽於衆其忠孝仁義謙恭廉守彼皆無不通曉何其自入閣以來專恣而自用無復前之初也且如聶能遷縱是小人置之於法未為不可但璁之仁義不無有虧如張浩者朕聞諸人言皆一曰本是張閣老逸楊閣老言於王尚書今日却不認朕聞之心切嘆吁非自欺乎近又令史立模為言以籍人之口指為陰中朕昨諭内閣云大臣不受人言已有過不能正焉可正其君哉立模之言諂而巧媚欲悦大臣不知卿見此諭否璁未即奉命反復辨言朕復下諭方擬旨行又黄

綰之奏非忠公果為國也是言也立黨之基也朕欲重治復而思之綰之言無根據若罪彼却似真有這等人而曲庇之也故令璁票責諭璁為曉諭朕復曰票責綰之意猶有難辭朕遂親作旨行彼璁盡忠事君博見多識居顧問之允稱可惜者自伐其能恃朕所寵嗚呼朕之所禮者非私恩也報昔正倫之功璁當愈加謙遜竭誠圖報可也竭誠者何推公讓賢謙已容衆是也今却若是良可嘆哉卿若果於一去曰遠嫌避誣保其終全為善計朕以為未也夫既彼攻之我即去之恐自此而後傚而為前進二人攻之者隨之此風正當今日除去可使之中也所留者正欲革此風制此輩耳卿果為國

盡忠當於此孰思若只欲以去為善是慮國不如慮身也彼他夕謀之朝攻之不足介意亦不為我政治之害矣卿其加意而審處哉慎哉一清復惶懼上疏且謝且

請

上固留之曰朕以卿耆碩舊輔方切倚毗而卿必欲引退君臣之義恐弗如是朕躬多愆當直言以匡救何遽舍朕而去卿其共副朕望焉

嘉靖十年九月己卯

上幸西苑仁壽宮召大學士翟鑾李時左都御史汪鋐尚書夏言等入見

上曰陝西飢荒已遣戶部侍郎葉相賑濟今相病宜何處鑾等請就用陝西巡撫劉天和或河南巡撫徐讚因言陝西初災傷重大後聞亦頗有收

上曰百姓艱難還用賑濟民乃天之民也豈可不救又問吏部侍郎唐龍如何衆皆稱其才遂用龍次日

上復召諸臣言曰吏部事重龍去一侍郎豈能勝任朕欲用一人為吏部尚書卿等可從公推舉李時對曰廷臣才識短長俱在

聖明洞察之下

上曰朕在宮中賢否豈能周知冢宰之任自去年九月至今久虛刑部亦缺朕欲用王時中為刑部取王憲為兵部取王瓊為吏部就令唐龍代瓊總制鑾等對曰

聖見允當已乃陞龍為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
制陝西三邊管理賑濟
上復曰朕念陝西災傷重大民多死亡流徙故發銀三十
萬遣官賑之欲令小民速霑實惠龍宜亟赴任相病得
無規避否吏部勘問有朋比者治其罪
○嘉靖十四年三月辛巳大學士張孚敬以疾給假
上遣中官賜牢鐏諸物因以孚敬疾問大學士李時時以
火嗽對
上曰孚敬求靜養非盡屏諸事其何能靜時曰此小疾刻
日可愈
上曰孚敬閣中專決卿不與爭時曰機務至重臣豈敢不
爭第孚敬性剛一時難入比委曲商確卒亦未嘗不從
上曰昔楊一清言彼性是如此且如
莊肅皇后謚號即用十二字何害乃至與禮部爭辨如此
時曰孚敬止以弟嫂與子母不同亦是忠愛
上曰忠愛固然不無執拗耳且彼不愛惜人才所以多怨
茲內閣缺人朕欲取舊老費宏來與卿相處何如時遜
謝稱善
上因問太倉積貯時曰頻聞充贏由革冗員多
上曰此是即位詔書所革乃楊廷和之績不可泯者廷和
殊有才第非輔弼器耳
○七月己卯御史曾翀戴銑論劾南京兵部尚書劉龍刑

部尚書聶賢戸部左侍郎張雲刑部左侍郎陳瑋工部
右侍郎甘爲霖大理寺卿王綖太常寺卿掌國子監事
吳惠南京太常寺卿沈光巡撫甘肅右僉都御史趙載
各不職狀詔吏部集公議覆稱龍等皆舊臣無大過宜
留用
上覽之不悅召大學士李時諭之曰近年言路不開外廷
咸歸罪張孚敬殊不知科道官陳奏大段多私今吏部
覆此疏亦私意耳時曰吏部是愛惜人材
上曰人材固當愛惜須有分辨安得盡舉所劾而褒譽之
且劉龍何如人也時曰誠篤
上曰第遲鈍耳南京叅贊果非所任可召歸令掌詹事府



許号臣專教習庶吉士
上又問聶賢何如時曰無過
上曰賢老矣與陳瑋沈光俱覺衰耄宜令致仕聶賢須令
自陳全體貌耳
上又問王綖如何時曰清介第過執
上曰過執則幹事不通綖昔任湖廣朕自藩邸知之蓋亦
何瑭趙永之流留之無用時曰恐公議未允
上曰如此則外調之
上復論及張雲謂誠戇甘爲霖謂有材問趙載時言無過
上曰此三人悉留用之又云吳惠雖無華國之文然亦不
甚忝厥職此可調南京翰林中用之翌日遂召瑋光致

仕

求賢

○嘉靖七年六月乙巳吏部覆大學士楊一清舉賢才議
上曰此當今急務宜虛心延訪公聽詳察才茍可用疏名
上請仍通行兩京大臣及科道官各舉所知聽吏部叅
酌擬議以聞

○嘉靖八年三月庚戌
上親策試天下舉人制曰朕惟治天下之道其端不可槩
舉特大者論之在乎知人安民二者而已夫知人則哲
必能官而任之安民則惠必使匹夫匹婦各得其所雖
然堯舜尚於此猶難夫豈後世所能及也朕本藩邸仰
承
天命入奉
祖宗大統朝夕戰兢不遑寧處何自即位以來災變頻仍
旱潦相繼歲復一歲無處無之生民流亡朕甚恐懼此
非朕官非人以虐民歟或賢與不肖進退倒置歟或勸
懲之典而失其宜歟抑為我選任者而失公平之道歟
夫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非民不聊生而天垂
深戒如此何歟至於內有盜賊之擾外有夷狄之患此
亦以為民之害者民為邦本而使飢寒困苦流離荒亡
至於如此邦欲安而得乎朕雖存保邦安民之念求其
所以實無一得朕欲俾災沴潛消民安堵盜賊息邊方

靖財充而食足不知如之何可以臻此特進爾多士于
廷爾多士明於王道有日矣目覩時艱豈無真識的見
以匡我者當悉心吐露推衍所著於篇朕當勉為親覽
焉勿謟勿憚勿泛勿畧庶副朕意
○癸丑輔臣楊一清等擬廷試優卷羅洪先程文德楊名
唐順之陳束任瀚六卷進呈
上一一品題卷首各有批語于洪先曰學正有見言讜而
意必忠宜擢之首者于文德曰探本之論于名曰能守
聖學以為本此乃知要之說于順之曰條論精詳殆盡
于束曰仁智之用本諸吾心此不易之說于瀚曰勉吾
敬一之為主忠哉批畢諭輔臣曰卿等昨以六卷分優
與稍優各三來看以為制題出自朕製者前數日所為
制題亦偶得之耳至於取士則不可不慎者也茲以每
覽之三過既無所知况兼目疾小作不過勉取卿等所
擬之第而分別之其未知果可與否卿等宜仍同讀卷
官再加參閱務求公當庶得真才而為他日之用勿以
朕之昧意強擬為宜否則豈不自取試才之失歟
○嘉靖十一年三月甲子
上親策試天下舉人制曰朕惟人君奉
天命以統億兆而為之主必先之以咸有樂生俾遂其安
欲然後庶幾盡父母斯民之任為無愧焉夫民之所安
者所欲者必首之以衣與食使無衣無食未免有凍餒

死亡流離困苦之害夫匪耕則何以取食弗蚕則何以資衣斯二者亦王者之所念而憂者也今也耕者無幾而食者衆蚕者甚稀而衣者多又加以水旱蟲蝗之為災游惰冗雜之為害邊有烟塵內有盜賊無怪乎民受其殃而日甚一日也固本朕不類寡昧所致上不能叅調化機下不能作興治理實憂而且愧焉然時有今昔權有通變不知何道可以致雨暘時若災害不生百姓足食足衣力乎農而務乎織順乎道而歸乎化子諸士明于理識夫時蘊抱于內而有以資我亦既久矣當直陳所見所知備述于篇朕親覽焉勿憚勿隱

○嘉靖十四年四月壬辰



上親策試天下舉人制曰朕思首自三代以來迄於宋終中間雖歷世有久近而其君之歷年亦有長短要之皆自其為君者何如耳但傳云惟周之歷世最多國祚恒久然周之所以享祚久本於文武之所積累亦後之繼承者能保持之耳上至夏商垂及唐宋亦若是焉皆基之於先王德澤洽於民心亦繼之以嗣王能盡持盈滿之道也洪惟朕

太祖高皇帝代

天復世重肇中華建振古無比之功德朕

太宗繼述於草創之初

列聖遵承於大定之後百有六十餘載傳之於今朕以宗

支方在沖昧之年入承
祖位幼弱不才多招災害于民茲來思
祖宗創造萬艱惕然悚懼朕欲長保洪業於無窮有隆弗
替永
宗社萬禩之固保家國千世之傳民得以遂生物得以適
所如上之良法要道朕心慕之思之不知何以得此故
進爾多士于堂爾等縕持既久王政素閑于懐可罄所
知以告朕朕将親擇而勉之欽哉

○丙申

上御文華殿讀卷官以次呈卷畢
上覽之降諭曰卿等所進卷朕各覽一週其上一卷正合
題意夫周道善而備朕所取法其上三説仁禮為用之
仁基之禮成之亦甚得其意其上四論仁敬夫仁而能
敬可以保治矣其上二畧泛而滞於行其下二部似讜
雖與題不合言以時事故朕取之可二甲首餘以次列
去於是禮部請以
聖諭恭列登科録篇首與十二人策對俱以次刋刻從之

○嘉靖廿七年三月戊子

上親策試天下舉人制曰朕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
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之道一而已
何又有去義為論爭於是未免賢者自相私反必如聖
經而後可且今人尤大非賢者及人君纔一用義即謂

嚴刻乃作言曰上任刑以為治非三代之治也却一不之反於已三代之人皆人也不待義臨而自持惟恐放侈今之人果三代之同歟將利之自貪慾之自縱國而罔思民而罔恤以致於上下禮度悉不之慎為之君人者可不一教一治之是非當否抑果當乎朕祗承
天位惟民自保何官人者比比皆負國虐民之徒奚為用哉爾多士師孔子之學必心孔子之心將此心之平正陳為篇列以除弊革私之道衍為仁育義斷之方以告我勿諱勿欺覽之

○嘉靖二十年三月甲辰讀卷官以殿試卷進
上閱畢乃降諭曰言擬上十二卷朕更加次第卿等即再閱之勿以為未敢務求其是云今年庶吉士之選當舉行

○嘉靖二十三年三月癸丑
上親策試天下舉人制曰朕惟文武二道並用而不可缺與偏者也傳曰張皇六師又曰其克詰爾戎兵此非好於用兵耶朕
皇祖高皇帝以武功定天下即位之始思欲偃武脩文以德化天下至於
列聖相承懋脩文德海宇乂安國家無事朕以支末上承
天命入纘寶位茲越二旬載矣夫何連歲以來北虜寇疆入我中國若蹈無人之境殘我天民前所未有本之以

朕罔德基之立乎中是以教化莫克行于外者也然朕
又聞之曰帝王之政守在四夷今朕欲求長治久安之
術無出於守之一端欲得其守之之道當何施用以盡
其長且久焉爾多士抱經世之略亦有日矣宜各著于
篇朕將采而行之毋忌毋隱

○嘉靖二十九年三月己卯

上親策試天下舉人制曰朕恭承
天命君主兆民二十有九年于茲矣顧論治者往往以敬
天勤民為務古先帝王之所以興道致治與我
祖宗之所以立極垂憲要不外此二者其為治之迹可舉
而言之歟朕寅奉



上玄欽若
天道而凡以惠卹計安乎斯民者未嘗須臾少懈其念比
歲以來嘉祥屢臻方內乂寧天人交應之机不可誣也
然水旱饉荒苗狄不靖民生未遂治化未孚豈朕誠之
必有未盡者亦或任事之臣親民之吏果能都體朕勤
恤之心也歟無乃玩愒貪殘弗念于民者歟欲俾休徵
時若邊警不聞百工克釐庶績咸熙不令一夫失其所
朕志也當何道而可以臻此爾多士蘊蓄有日豈無我
勑者宜明著于篇毋泛毋隱朕將親覽焉

○嘉靖三十二年三月辛卯

上親策試天下舉人制曰朕聞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

者是上下之職均有甚不易之理昏才之主亦多此為
上者曷自不勉諸朕承
皇考
皇妣近澤所鍾丕荷
上天明命簡畀后職勉法
祖宗敬
天愛民由胞及與未嘗敢忽何為臣者無克艱之思每懷
欺於謗甚至勾沙漠以為骨肉但逞劫主之逆不顧胞
與之害此其至大者他皆可例焉君逸臣勞都能言諸
口心身力行甚少先行其言之聖訓視作空言矣爾多
士身未居於位而心志正在明白地聞見久矣必有不
易之論宜直列于篇以對

○嘉靖三十五年三月甲戌
上親策試天下舉人制曰朕惟
天命立君以宰於率土必有分理協助之臣所謂隣哉也
吁堯舜之克聖不有高賢大良之助豈二聖獨勞耶夫
以古之元首股肱真是一體上下相資不若兹時之大
不同者朕以心腹置人心腹中何乃視我仇讎焉安望
為國恤民也朕固無知人之哲能官之智我欲聞是知
能之方爾多士目覩既真當有益我知能之道悉著以
對勿諱勿欺

○嘉靖三十八年三月丁亥

上親策試天下舉人制曰朕恭承
上天明命君此華夷亦既有年矣夙夜持敬不敢怠忽一
念在民欲人人得所夫何與我共理者彼各一心皆未
見以我心而是體百務惟欺君以欺
天害民亦害物彼嘗言之者後盡背而棄之夫大學之道
專以用人理財為急用得其人政自治財理得宜用是
足吁人之不我用而代理之責豈我獨能耶茲欲聞人
得用財得理以致治美刑平尊華遁夷久安之計何道
可臻爾多士其言之必盡所懷焉

育才

○嘉靖九年七月甲午都給事中王汝梅御史趙兊俱以
申勅各提學官正大命題嚴慎入學為請禮部覆奏
上曰國家以文取士文體所係全在提學一官必須崇雅
黜浮然後士習可變且諸生廩增有額其附學者豈宜
反過正數民間一切子弟規避徭役營求入學提學官
多循情市恩政紀何在其令從實校文簡汰其老稚庸
凡不堪作養者若奉行不實聽撫按官參究以聞

○嘉靖十年正月庚子禮部尚書李時等以歲貢法壞請
脩復
祖制掄選真才
上曰朕惟
祖宗朝設立歲貢之法實萬古里選之制期得真才以資

國用迩來生員茍得幇廩即計充貢有日往往有不脩行檢挾制官司欺蔑鄉里甚至虧缺倫理玷辱衣冠及有學問荒踈年力衰邁有司不問賢否止計食粮浅深一槩循資充貢却又多選任教官以為人師欲求人才長進誠不可得自今歲貢生員務令州縣提調官選有學行者方許起送廵按御史會提學官并布按兩司從公考核照常數貢舉先儘廩膳如果無人許於增廣附學內考取不額論食粮浅深以襲舊獘即有年老不堪教養者令提學官嚴加考選無行者黜退為民其餘量予衣巾終身廩膳有缺提學者毋得輙聽權要子弟濫與收補如未得人寧令空缺其歲貢入京廷試其衰老



無學及行檢不修者所貢舉官一體坐罪不貸國子監見坐監生員該部還查照舊規定擬以聞

○嘉靖十一年正月壬申禮部尚書夏言以歲當會試條奏正文體定程式簡考官三事

上曰文運有関國運所係不細近來士子經義詭異艱深大壞文體誠為害治其出榜曉諭今年會試文卷必純正典雅明白通鬯者方得中式若有仍前鈎棘詭僻痛加黜落甚則令主考官奏聞處治餘俱如議

○嘉靖二十九年閏六月丁丑禮部覆給事中楊允繩奏請慎選師儒以端士習

上曰提學官士子表率自今宜慎選行誼端方者為之不

得徒尚文藝循資濫推
審用舍

○嘉靖二年三月壬寅朔給事中安磐言御史曹嘉論列
廷臣至五十人分為四等夫上有禮貌大臣之心而小
臣肆其輕侮恐非太平之世宜有
上曰人才難得知人尤難諸臣推議公舉試有效勞鑒在
朕心曹嘉以一己之見妄加評品殊昧大體其各安職
守竭忠圖報無相詆訐乖雍穆之風

○嘉靖四年九月乙亥吏部尚書廖紀言諸臣有託病求
去甚有出位妄言竊其名以為異日起用之地士習大
壞宜照舊例有以制之邇來官不久任遷轉大頻人無
固志宜如
祖宗朝有司九年為滿不次超擢又昔年致仕大臣年力
未衰才識可用者乞量加陞用
上曰卿所奏深切治體臣子事君當務誠實自今有假託
養病致仕者俱不准京官年七十以上衰朽不能任事
方面官六十以上方准致仕外官不准養病京官真病
不能行動者方准有不奏棄官及奏不俟命而去者許
該部科道及撫按官糾舉各罷職不叙言官被責者量
年漸次擢用病痊赴部仍照舊選除不許改調別衙門
守令俱以九年為滿有政績卓異者不拘進士舉人監
生依擬陞秩仍舊管事風憲有缺於三年以上知縣行

取選用方面官照舊例僉事遞陞副使按察使叅議遞
陞叅政布政即於本省及附近省分陞不必驟遷數易
以致奔走廢事起用諸臣所司因事奏請朝廷自有斟酌

○嘉靖五年六月壬戌少詹事霍韜議奏內外官陞遷資格

上覽之曰朕以人君深居宮禁不知外事必賴左右大臣協力贊佐若為大臣而不能實察民情何益治道翰林官有才堪布政叅政及提學副使者量加陞擢正欲其實歷民事以資聞見以備他日重用吏部及諸曹年深者亦察其才識內外兼用之豈可循資輕授耶我
太祖初年草創者固難比擬以後定制及



列聖成憲不可不遵但用人圖治亦當因人制宜豈能一一拘定常格況予奪皆出朝廷自今內外出入遷轉所司隨時斟酌以聞

○丁丑刑科給事中管律言大禮之議出自
陛下至性為臣子者不過將順其美以成孝治之義耳邇來言事者每假借為詞於議禮本不相涉而附欲援引牽附乞嚴諭諸司言事者止據事直陳毋得比附迎合有所希覬

上曰律所言良是今大禮既定內外群臣正當攄誠共職以贊成嘉靖之治自今言事者慎勿徇私假借議禮希
恩報讎都察院其行兩京各衙門咸使知之

○嘉靖六年六月甲戌

上以災異修省諭輔臣楊一清曰朕自已過不能已知而或德有失政有缺者斯朕與卿等當加省悔也朕有過差卿等便速言之若不忍明言便當容疏直說使朕改圖庶可上承

天意仁愛之恩方無負焉卿其欽承勿憚勿吝一清對今時政所急在用人卹民乞令廷臣各舉隱逸賢才及卹民事宜以聞

上曰卿今日一疏其意雖忠於圖國但謂搜訪隱逸賢才不過為羅欽順喬宇輩耳又說不追既往此亦不宜此疏言留中不忍舍卿忠愛欲行之不免為邪人之倖怨君懷逆將無不為朕封付卿再潤削停當其當言者說來一清言臣之所慮但恐濟變無人豈敢為欽順輩黨緣起用

上報曰卿昨具陳前奏所以朕具知悉足見憂國忠誠至意夫今之天下

祖宗之天下在朕與卿等圖守之耳欲固其本在結民心用善人耳卿之慮及濟患無人正今日之急朕前所言不過恐偏邪之徒乘而求進豈非壞事乎哉前大同之急廷臣無肯為國者兵部推孟春堪往春遂推避云我是吏部的你兵部的何不去方舉馮清馮清之才委可用其時不當取回朕悉知矣卿高才重德輔弼之首朕

倚託至重宜竭誠盡言弗當介意特茲慰諭知之
○十月戊申署都察院事大學士張璁疏御史丁憂服闋
及以病在告者二十餘人請趣赴任因言
聖明御極側席求賢為臣子者濫假名器自謀身家豈所
忍哉宜責令依限速來以備急缺差用有過限不來故
為推調者奏聞除名閒有在家橫暴鄉里在公凌轢有
司者一併叅奏罷黜
上可其奏令各官以文書至日為限三月內皆就道病未
愈者所在以狀聞病不可愈者特令致仕有延緩過期
者罪之仍飭諸司皆以此奏從事
○十一月丁丑

上諭內閣庶吉士不須教養並遣除之大學士楊一清請
照常例留三五輩在翰林及選科道等官張璁奏言臣
觀此輩心切奔競口尚乳臭固不宜處之翰林而科道
言官又豈少不更事者宜居之況舊例教養三年成畢
方得改授
皇上既以此輩不堪教養早為除遣是欲退之矣而內閣
反進之何歟宜查照甲第除授部屬知縣等官如此則
將來必無營求倖進者矣
上曰一清循泥事例待從容諭伊省晤朕於輔臣之言難
便拒違但彼云不可改
祖宗之法若有旨將庶吉士裁革便可說朕擅改嗚呼差

矣
○嘉靖七年閏十月己丑兵部尚書王時中被劾求去閣
臣票擬留中
上曰時中委不堪斯任本兵重地焉可以此官重之前勘
他科道官奏劾便當退省卿等則不欲如是於奏辯又
說不必辯辭退又加慰留此恐為大臣者劾之也将縱
恣無畏耳可加以切責着回籍聽候勘奏發落
○嘉靖八年二月戊寅諭輔臣曰朕覽尚書方獻夫等奏
陳弭灾之宜數事宜多取進士一節朕欲與卿等别議
行故說知道了朕惟多取進士以為所缺縣令之備此
為塗一狹耳夫舉人監生非自待之不遠實因以槩輕



之故也豈無過於進士之者每為所輕而亦豈不枉人
才乎又如進士之保守身名固有而恃名縱肆為惡者
不無如今以各處地方災重令牧用人則進士舉人監
生並用其果才能廉潔為我愛民者一體擢用奬勸上
司不許自為輕重之别庶幾可多獲人才亦民或多得
安利之日也
○嘉靖十年正月庚寅以
南郊禮成詔吏禮二部考求
祖宗朝科舉歲貢薦舉三途並用事例廣求人才以備任
使於是吏部舉洪武十九年以後弘治十一年以前故
事請

上曰用賢圖治國家急務我
祖宗朝三途用人取之至廣俾才德者各稱其位故仁覆
天下澤被生民後來專務科舉之學偏重進士之選以
致人尚浮辭不脩實行蠹國害民者在在有之今後務
遵照
累朝事例三途並用必求得人以稱朕用賢澤民之意所
奏俱允行
〇壬寅時納銀入監例停止且四年而各處有以勘合人
數未足籍口起送者至是蘇州府復起送生員方世儒
等七人户部以為言
上曰納粟係一時權宜本非正途矧令京官及方面子弟
增銀告納是導之貪也剥民害國將靡有止極殊乖政
典久已停寢又何得藉言勘合未足違例起送世儒等
俱遣歸給還原納銀兩諸承行官吏悉令巡撫官逮問
〇甲辰初叅議顧璘養親致仕在家起用為浙江左叅政
遂陞山西按察使俱未之官仍乞致仕養親數歲復起
浙江左布政使之任未幾擢巡撫山西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過家復乞養親
上曰顧璘原係致仕養親官吏部如何連陞為叅政按察
使既不之官却又推陞布政未久又推巡撫乃復以親
老為辭實非人臣事君之道令璘以原任布政職銜致
仕吏部官姑置不問内外大小官員凡有託故養親養

病在家安坐超陞不復供職者逐一劾奏處治以昭公道吏部因言南京通政司参議楊谷南京太常寺卿方鵬俱有礙於明旨

上曰此皆冐濫君恩全無臣子之義並革去新銜閑住不許起用該部官輙與推陞姑不究仍通查冐濫陞職託故家居者具奏如有隱匿重治不宥

○三月辛丑吏部奏請揀選舉貢監生在部需次者

上曰州縣有司係親民官職今以天下之廣進士僅一二須舉貢足其數爾等既知要在得人柰何仍踵舊弊然身進士者不必循良槩得行取選用科道部屬舉人或間一與監生全無何由自効往数詔相兼擢用竟不遵行令次揀選務秉公責實有賢能立心為國者一體選科道部屬著為令該司官敢仍前欺弊虛文抵塞都察院具實条奏

○嘉靖十一年四月丙午吏部以推官知縣等官管見等二十六員疏名請行取選補科道且言近歲兼選辦事進士今新科進士尚未開選

上曰科道乃朝廷耳目必端謹老成斯稱職疏内開具人員如擬行取慎加考選仍查節降三途用人詔旨如有賢能彰著實心爱民者無論舉人歲貢出身一體取用其進士宜復

祖宗舊制授職後宜習知民事積有年勞始如例行取選

用著為令

○嘉靖十二年六月丙子吏部擬授行取知縣高鳳鳴劉倫温志敏王鍾靈及學正任佐等俱府通判

上曰舉賢居牧民之責凡賢能者已有旨相兼取用以風勵有位今鳳鳴等業已行取仍授以通判朝廷法令安能信于天下其改擬以聞仍責該司掌印官對狀于是吏部覆擬倫志敏佐俱主事鳳鳴鍾靈俱府同知報可文選司郎中鄭沂調別部用仍詔自後文選郎缺於各部中推舉公正有才識者為之毋但于本部叙選

上曰給事中乃朝廷耳目務在得人通[illegible]辨賢否止以年月叙遷殊非朝廷用久之道今後[illegible]務從公推擇賢能年資相應者陞補著為令

○嘉靖十四年十一月乙丑吏部擬取兩京主事等官及外推官等官選補科道復請將試卷糊名分別次等進呈候欽定銓補得旨近來科道官多用非其人假公報私顛倒是非以致動搖國是考選固須文義平正通達吏宜訪其平日存心制行果端方平實非險詐詭異者用之第從公如常考選試卷不必封進南京官已之

○嘉靖十五年十一月辛未吏部以御史員缺請考選内外官補之

上曰御史考選數多在外推官知縣有撫按語可據依擬選用在京主事等官須同各本堂官評議堪否疏名改

授其教諭官且陞有司令歴練民事

○嘉靖二十五年十二月戊子吏科給事中鄭大同等條

奏考察事宜四事內一欵指陳士習躁競之弊

上是其言曰夤緣躁進者該部匿不以聞爾等係朝廷耳

目職專論劾若所用不公即指名条奏

○嘉靖三十四年二月甲午

上以南北多事諭在直入臣曰

祖宗時於吏兵二部正官每慎其選況今日多事時耶聶

豹年衰不勝重任卿等可詳論之大學士嚴嵩等對尚

書聶豹果衰眊臣等當傳

聖意令彼自為進退以全我



皇上優待大臣之體於是豹引病乞休有旨令閑住

○嘉靖四十二年正月己丑

上以閣臣缺人問大學士徐階曰同官可增誰堪其任者

階對知臣莫若君臣不敢妄對

上曰汝以不知為對但君知臣惟堯舜耳

太祖為聖知之真而用之可若昨嵩乃我簡至於如此此

官雖無相名實有相職廷推非道相必君擇古正理後

世宮生之主不知人焉階復對堯用四凶後乃加放殛

太祖用李善長胡惟庸後乃以罪誅

皇上始知嵩之才而用之後因其聽子貪縱而斥之皆

大聖人之事無損於明

上曰卿疏引四凶惟庸之類非堯
太祖不知者彼不終慎也然堯為聖人之首
太祖何事不知且如此後世内長一事不知者安可及萬
一嵩罪非聽子乃縱子害國戕民焉
〇嘉靖四十四年三月辛亥大學士徐階請補閣臣
上曰今只以直贊衛者代用此官宜三四員
成祖之制有謂者嵩專政二十年我常謂彼公誠却不識
其欺君肆誑而畏悪子逆物可怒階對
皇上懲嚴嵩之專欲復
祖制乃攬權要務但臣見
先朝内閣首臣不時有乞休之疏



列聖欲留則留之欲去則准之故彼不得據其位以為巳
物而恩威常在於
上此事亦須復也
上曰汝謂此事須復在汝身家為美為是而為國為君恐
背義馬熇病難望復今但得二員同汝輔政亦足矣亦
成祖之初制也
〇己未大學士徐階請補閣臣有旨少待歲月階再疏固
請
上曰汝又要添閣臣何意汝且供數月職少待慎擇未遲
又此件近年自上出古君擇相正義人情非古所用者
終不如始欺天無君為累非小今必付之廷推為公以

朕人心階復奏昔年廷推未必得人不若簡自
聖衷使權自
上出
上曰汝必欲添官亦是避自專但今循熵例必正二卿汝
惓惓憂吏部無代者想亦此直以
祖宗累朝制定廷推不必言撰文
公考察
○嘉靖元年二月己亥
上勅吏部曰人才難得天下有司貪酷顯著者許各撫按
照舊劾奏其餘不必一一論劾但明註考語送部以俟
考察黜調其被劾奏存留及案候定奪者果能振奮自

新一體擢用
○嘉靖十二年四月己卯
上諭吏部曰部院考察京官及科道拾遺事既竣獨科道
互相糾劾業有成命今數日未見題請顯有畏附之私
姑置不究宜遵例令兩京六科十三道從實互舉以聽
去留
○嘉靖十四年正月癸亥御史喬英疏陳近時考察諸弊
吏部都察院議覆
上曰朝覲考察係國家黜陟大典被黜者既不容奏辨又
終其身不許叙用朝廷委任部院不為不專近者徒事
詢訪以致人得行私報復虧枉甚失朝廷公平正大之

體令考察伊通卿等務秉至公唯以撫按官考語及科道官論劾為據其一切曖昧影響事情毋輙聽信若撫按徇私賢否開具失真者卿等叅奏處治

○甲申初吏科給事中戚賢奏考察不職官中間恐有一二以賢見黜者乞容申救

上曰賢所奏亦是愛惜人材之意必須果有虧枉者方許

於是兵科左給事中薛宗鎧為叅議王臣常高臣運同冷宗元縣丞藥洪稱寃部覆宗鎧挾私亂政不宜輕信以啟倖門得旨考察係國家大典原無論救事例今後不許援引以重大典宗鎧已有前旨姑宥之

○嘉靖十七年八月丙午吏部考功司郎中缺部臣擬用驗封郎中李開先山東人也是時文選郎中黃禎亦山東人

上以明年考察京職事體甚重文選考功何俱用山東人令再推於是部擬稽勳署郎中任潮從之

裁冗員

○嘉靖六年七月丙午兵部以近時多事請添官經理

上報可仍諭輔臣曰朕見今日卿等票來兵部本以近京地方添設官員已從其請朕思天下官員皆有定數各有責守果有盡職則臨事亦不必泛用多人也柰何每未得人罔脩乃職故一遇有事便添官整理不知此益于事乎重擾于民乎卿等可詳處若地方寧安之日即

便取回勿使坐勞吾民可也

○十月庚戌東閣掌誥勅員缺

上諭輔臣楊一清曰朕思近年以來有東閣掌誥勅官一員雖

太祖時設有東閣大學士未有掌誥之命後來或設或革又近來此官之設多為倖進之人前後附和無益於事以朕論之此官革去不必仍復制誥之文翰林本等職業今後一應制詔誥勅着翰林撰卿等看潤而行又翰林官似多可選文學淵深的五員一陞本院學士二侍讀學士二侍講學士專管撰稿不必在誥勅房本房見在內閣禁地恐泄事機未知可否又諭張璁曰





祖宗舊制無東閣官後來添設不知始自何年不如革之便一清等各對言此官實係冗員

聖意欲革之甚當遂罷不設

○嘉靖二十一年正月庚戌先是保定巡撫劉隅奏添設井陘兵備一員練習民兵即以大名兵備副使張素調任至是隅復言素南人不習軍旅請改用素而選西北諳練武畧者代之

上曰朝廷用人務求真才豈宜定限西北且虜若得至井陘亦豈民兵所能禦兵備不必添設徒擾民耳素准調用

○嘉靖二十七年七月甲戌御史周亮言浙江添設巡撫不便吏部議上其言

上曰浙江巡撫去歲無故添設一時諸臣依違議覆以致
政體紛更今依擬朱紈仍改巡視事寧回京凡一切政
務巡按御史如舊規行

○嘉靖三十六年十二月戊戌初南京兵科給事中傅鳴
會請於南京兵部增設侍郎一員兼僉都御史銜專管
操江疏下南京兵部議尚書張鏊等請從鳴會言
上曰
祖宗設官操江用南院都御史欲其督同兩處巡江御史
事體相維且營伍布置守備統轄一應事宜法甚詳備
近日地方失事乃官不得人非法之不善也今若以南
京兵部兼領體統俱紊茲所議不畏成法任意紛更鏊
等姑不究其令遵行如故

廣聴納

○嘉靖六年正月癸未
上諭禮部近大學士楊一清以災変修省奏請寛恤小民
已有旨待
郊祭後令諸司開具條件降勅頒行朕思民間疾苦情狀
甚多一時所開或有未盡匹夫匹婦猶有不被其澤者
其令四品以上官及六科十三道各條具便宜限正月
二十日以前奏上以備采納所言務切於政事合於民
情忠誠明白足以消弭災変副朕敬
天恤民之意

○十二月己未
上諭輔臣曰胡世寧奏欲大事别具一帖以便親覽一節亦是忠意夫凡奏疏批去之後朕或忘記者無從取閱今宜通行部院等衙門凡事關重大者别用一帖面書
御覽畧節四字用印一顆後不用印止開堂上官職名末不必用謹具題知字様只以辭終為結庶朕得細閱之若常事不可為煩卿等再看来

○嘉靖八年正月丙辰
上以災異問輔臣楊一清等令條畫弭災急務一清等因
上四事一恤民窮一脩武備一惜人材一飭言官
上曰卿等所言具悉忠愛恤民窮脩武備戸兵二部其亟為議處務臻實效惜人才前已有旨科道官以言為職其各以所聞見條奏朕自来擇不得隱黙畏憚及挾私誣枉負朕求言之意

○壬戌吏部尚書桂萼上弭災疏閣臣票旨下該部議覆
上曰朕惟人君於臣下之言不在其稱荅而在於實行否者則荅之而已卿等既以少保桂萼等所言為體國弭災之意當即施行着該衙門不許支忌可也如說該部具奏是替該部支調之計併郭勛奏另議票來

○嘉靖十一年九月丁巳講官侍讀學士吳惠郭維藩進講畢
上諭輔臣李時等曰講官惠言省無益之費停得已之役

維藩言去操切更張之獘務惇厚博大之體者云何卿等已朕意問之有可補捄時宜者令條列以對于是二臣各以其意具奏進各數十百言頗有所指切
上亦不罪也

## 勤晉接

○嘉靖五年六月甲子
上御平臺召大學士費宏楊一清石瑶賈詠入見宏瑶詠先入
上諭之曰卿等前日恭賀朕製詩章朕亦偶作一詩以賜卿等其用心輔導乃以詩手授宏等一清繼至
上諭之曰卿昨歲督邊勞勩昭著茲特召還資輔理朕為一詩賜卿卿其勉之宏等皆頓首謝其賜宏詩曰古昔明王勤聖學必資賢哲為股肱君臣上下俱一德庶政惟和洪業成顧予渺末德寡昧欽承眷命曆數膺宵旰兢兢勉圖治日御經幄延儒英每從古訓尋治理歌咏研磨陶性情詩成朕意或未愜中侍傳宣出歎清補衮命卿作山甫為朕藻潤皆精明睠此忠良副倚賴舜皐彷彿康哉賡朕所望者獨卿重廟堂論道迓熙平虞廷盛治須百揆商資伊傳周兩卿朕纘大服履昌運天休滋治卿其承帝賚良弼匡吾政恊恭左右持鈞衡大旱須卿作霖雨溪潦亦賴旋開晴沃心輔德期匪懈未讓前賢專令名賜瑶詩曰黃閣古政府輔導須才良朕自

即祚始求賢曰遑遑卿以廷薦入性資持剛方在木類
松栢在玉如珪璋可否每献替忠實無他腸聖學朕所
勉煥乎纂尭章機暇有著作衷懐庻宣揚頼卿善補衮
繪繡衣與裳竭誠乃賡載彩鳳鳴高岡化成在人文熈
皡期虞唐地天既交泰民物咸平康述此酬卿勞盛事
傳無疆賜詠詩曰殿廷暑氣薄薫風灑然生萬機有清
暇書史陶吾情日與聖賢伍外誘難相嬰對時或感物
興到句還成豁然融心性豈止諧聲音資卿為藻潤朕
志益開明卿本中州俊簡在登台衡君臣際良難所貴
德業并詩章本餘事治理須持平朕固諒卿志夙夜懐
忠貞喜起恊舜樂交脩和商羹卷阿有遺響終聽鳳凰



鳴賜一清詩曰邇年西陲擾起卿督邊方三辭乃承命
開心副予望才兼文與武内外資安攘寛朕西顧憂遂
使吾民康功勲既昭著威名滿華羗勑使往宣召復來
坐巖廊黄扉典政本攄承以匡襄予承
祖宗緒志欲宣重光深恐德弗類倚毗賴卿良展其平生
志佐朕張皇綱股肱職補衮伊周並昭彰勛成嘉靖後
青史常流芳次日宏等上表稱謝
上批荅曰朕以涼德纘承丕圖惟頼舊臣以為輔佐於幾
暇偶成一詩以賜卿等惟圖君臣交脩共成化理覧奏
具見忠懇朕豈類古帝王稱頌太過專以望卿等恊力
匡弼

○嘉靖十年三月己丑禮部数上言
皇后出郊親蚕不便是日早
上駕幸西苑召大學士張孚敬禮部尚書李時入見于舊
仁壽宮議於宮前建土穀壇宮後為蚕壇二臣趋出視
地還復命
上賜酒飯遣中使遺以珍餌二人復入謝
上出御製西苑視穀祇先蚕壇位賦手授孚敬曰朕適有
作卿等看潤因命賡和以寓儆戒之意孚敬復請
上手書各賜以為世寶許之明日二臣進和賦
上亦各賜手書御製賦後数日併裝成帖名曰咏和録賜
之又復諭孚敬曰朕惟君臣之際固不可不嚴此在朝



之當慎他處則猶家禮然且漢文帝之召見賈生固語
久而文帝為之前席今亦稱美故君臣不交治功安成
況朕在沖昧世事未一經無識見卿之於朕無以周公
愛成王首以孝訓于朕他特餘事耳卿夙夜在公敬君
盡禮昨見退遜太過恐非輔臣之於君者夫何謂輔導
大臣與他諸臣不同故曰導之訓教傳以德義保其身
體此則不可以在朝之制相與明矣今後凡會議或卿
有所入奏無拘時而來面相計處俾交脩朕之性志有
定方可廣接他人庶有所酌別賢否耳朕又欲於今春奉
兩宮春游後與卿輩一游以仰遵我
聖祖丕訓亦以見幼孫之率由

祖道當有宴樂預與卿言之
○九月乙丑脩葺西苑宮殿工畢
上設
文祖位致祭祭畢行落成禮宴群臣召尚書李時至無逸
殿東室諭曰昨見宴圖尚書王時中蔣瑤俱列於門外
還宜坐之於内時對以地狹不能容
上曰皇親可移之殿西時曰俱是國戚
上曰親親不如親賢時對曰
聖明所見非臣愚昧所及已乃列時中等席於殿内
○丙寅
上幸西苑御無逸殿命大學士李時翟鑾坐講時進講書
無逸篇鑾進講詩豳風七月之章武定侯郭勛及九卿
大臣皆侍講畢
上復御豳風亭賜輔臣并勛等及翰林儒臣宴亭下退而
勛等奏謝
上曰朕以無逸殿豳風亭雖觀耕之所亦勤學所寓昨落
成之禮因命輔臣進講賜卿等宴卿等當協心匡輔以
躋太和
○嘉靖十二年四月戊子
上游西苑寶月亭召大學士張孚敬李時方獻夫翟鑾諭
曰此亭去年訖工時卿孚敬不在今與卿等同游命賜
茶仍命司禮監官引入徧觀

駕發御清馥殿復召孚敬等入見左室
上曰前是錦芳亭修舊耳因荒落故建此殿去年訖工時
亦因卿孚敬不在故與卿等同觀復賜酒飯賜扇賜芍
樂花出御製夏日與輔臣同游古樂府一首又七言絕
五言絕各一首命孚敬等和之其詞曰晴日流光夏晝
惟長同游禁圃咸良薰風觧愠但願民康
社稷安
慈壽永緒葉昌右樂府斗柄指巳四月中群物長養正冲
冲願得早施三日雨免此貧農抱苦悰右七言絕嫩麥
三分秀時當四月終但得甘霖降欣然慰老農右五言
絕越三日

上復幸南城演新乘馬御環碧亭召孚敬等入見尋御重
華殿賜孚敬等酒飯諭曰今日朕以演馬出與卿等同
游即以其事為題卿等人各作七言律二章古樂府二
首來看於是孚敬等退各具草未成
上先成樂府一章朱夏纔入四月中乘閑試馬出深宮惟
茲七馬壯且雄登霄未可擬跳澗或崢嶸爰因演步至
環碧命諸左右來輔弼同游同游兮
祖訓昭賛襄賛襄兮須竭力朕非商高宗諸輔勿我棄早
為霖兮羨作梅啟心務明沃朕心俾令湯孫繼
祖烈賡幾政化維日新又七言律一首幾暇餘清演駿駒
閑來野步到行居既不盤游忘禹訓亦非好武廢湯謨

適因凉燠供觀眺還是春秋奉
壽輿馳驅須敎思往事衷盎之忠我不遠次日諸臣和章始
上因請鋟梓以紀一時同游之盛
上命名曰春游詠和集
○嘉靖十三年五月癸巳
上諭輔臣張孚敬李時曰朕覽江西所進青爵其色甚佳
以為殿陛告祀
天用然此祭器也器之重也今者雨霽稍爽可與勛鋐言
二臣吉服入觀其以酉刻至南宮之重華云于是
上御重華殿先視祭器畢退御重華左室宣孚敬等入見
上曰朕咳疾靜養久不與卿相接良用歎焉茲以調養平
復特與卿等一見耳孚敬等頓首曰臣等瞻仰
天顏不勝慶幸
上命至殿中覽觀祭器孚敬等奏曰伏覩祭器制度精美
仰見
皇上事天之誠
上命內使以御案所置牙邊檀扇分賜五臣且曰天氣炎
熱茲扇與卿等共凉孚敬等復頓首曰即今炎候伏望
倍加珍攝臣等在外不敢不恪共厥職
上命賜酒饌各頓首謝及既退復召孚敬及時入見
上以黃紙御書
宣宗章皇帝御製閱輿地圖詩一章白紙御書恭和

宣宗章皇帝閱輿地圖詩一章以示孚敬等次日五臣疏
謝
上報聞仍命各為賦以紀厥樂命之曰奉制紀樂賦
上親灑宸翰作紀樂同述詩一章序一篇輔臣集録成帖
繕寫進呈吏部尚書汪鋐請命名刊布
上欽定為御作詩詔工部刻梓頒布兩京文武官員序曰
是詩賦之作也所以紀同游之同樂者也諸意併載四
臣所賦之中不必重說或謂斯舉專以恭視祀器何得
謂之為同樂同游耶朕答曰委此舉以恭視祀器為第
一義然朕因疾而輟德政玆同五臣恭視祀器中間豈
無同游交泰之情蓋理之然何得不可謂之樂乎曰鋐



言謂奉
聖母同游斯既以恭視祀器何又謂奉
聖母同游耶朕答曰是日雨後暑氣稍減矧
慈宮亦衲安是日以即時之爽併奉
親輿少從游衍以消永日亦順時承顏人子之情也吾奉
母以同懽豈不愈之挾妻挈子者哉雖然專以祀
天祀器之為主則朕之詩已寓其專云故序詩曰甲午維
賓仲夏終是歲五月二十七日儀物欽
天禮用崇五臣左右偕瞻視一德君鄰共正忠是日同勛孚敬時鋐
言五臣視祭器宮扁重華思虞帝視器于重華殿云器匏蒼色象玄穹
器色蒼以事天也居敬頓忘酷暑時神怡自送滌炎風先一日已得雨云

○嘉靖十四年三月丁卯

上日講畢召輔臣張孚敬李時見于文華殿西室諭以

大行莊肅皇后喪敗廷試貢士于四月初二日令傳于禮部因言今年進士選庶吉士只用翰林官一人教習卿等且即舉堪任者時曰此任須擇有德行不必專重文學

上曰有德行方可為人師範文章是末議孚敬因薦學士

蔡昂

上俞之復問前顧鼎臣教習何如時曰老成停當

上因言内閣缺人卿等以為孰可孚敬請

上自擇

上曰古人薦賢内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讐卿等知而不舉即是蔽賢不忠孚敬曰内閣之任與他司不同謂之機務者機乃發動之由一有差失為害不細所以比官必須慎重時曰如弩之機發之少差毫末遠處即在尋丈外矣

上復諭六部也須得人而吏部都察院尤為緊要因博評諸臣謂王廷相好梁材甚正聶賢尤健秦金覺已衰矣復言汪鋐事無定見昨考察恐未免虧人孚敬曰鋐近在部時與霍韜争辯

上曰若是爭辯汪鋐終違時宜若韜作尚書則部事須盡壞耳時因請舉

先朝午朝之典每午

皇上御左順門命大臣朝見即奏事亦足以聯屬人心
上曰先朝仍有晚朝之儀朕常思之如鴻臚寺奏謝恩見
辭是朝儀若政事另行為是今通政司奏事全是行政
非朝也孚敬曰午朝驟難復不若時常宣召大臣于文
華殿質問政事時曰若常常宣召大臣不但質問政事
亦可知人臣賢否
皇上天資英明臣下有一言欺蔽無不覺者臣等亦在側
侍班
上曰也着科道官待侯廷試後舉行之
○八月乙巳
上御無逸殿東室召大學士費宏李時至曰今日閒暇朕
出游召卿等庶幾君臣同游之意因命出觀殿宇規制
殿東壁書無逸篇北壁則
皇考所作農家忙詩
上跋其後述王業以農功為重欲子孫萬世念創造艱難
豳風亭東壁書七月詩北壁則
上所題豳風圖長句東西小亭二碑
上自製文述創建殿亭之故而自儆尤切因諭宏等曰朕
志在恤民即今工作亦非得已如
四郊
七廟奉
天奉

祖
两宫奉
親皆當營造此即無事時因言遼東時定湖廣賊天下亦
無事
上曰遼東本撫臣行事不當以致擾亂宏曰例推巡撫内
地者吏部止會户部邊方會兵部恐不盡得人臣欲會
九卿推如京堂例
上曰善其語吏部著為令宏曰三邊今鈌總制臣敢薦一人
上問為誰曰姚鏌往在延綏甚得士心時言鏌處两廣亦
是後來王守仁却未是
上曰守仁徒虚名耳因令宏等語吏部推鏌語未卒曰既



可用安事推即傳諭行又問鏌何官對右都御史曰陞
鏌兵部尚書仍兼前官時言遼東頃用馬永甚好宏曰
聞永家丁八十餘人皆善騎射甚驍勇
上曰將須文武兼資不專在勇時對
聖諭允當
上又言西海水神祭於道側非禮令宏等相比閘口設祠
宏曰
上無一事不敬與堯舜同
上曰堯舜生知豈朕可及敬者聖學始終之要朕猶未盡
因諭宏等盡心匡輔獻可否勸
上保養

聖躬
上曰在清心寡慾宏曰須靜養以凝神聚氣為要
上曰神氣完足百體自安宏言黃帝問道廣成亦專在靜
上曰道書中亦云但凝聚必有法卿可為朕剖析以聞又
諭恤民在用賢宏曰聞
上昔與李時夏言評品被劾諸臣甚當
上曰朕在內僅得其畧耳卿等有見不可不盡朕簡用或
未當仍須執奏時曰頃宏至京舉朝欣幸
上委任耆舊至治可期
上曰舊臣止卿及宏在時等謝衰朽不足以副眷用命賜
酒飯出已遂詔起鏜為兵部尚書仍兼原官總制陝西
三邊軍務諭吏部自今巡撫官俱九卿會推
○嘉靖十五年五月乙卯朔
上諭大學士李時曰端午節朕奉
兩宮賞節昨有
慈諭罷免朕惟宴樂一節不可少不可過少則不見交懽
之情過則有傷躭樂之好若夫君臣一賞足寓交泰之
意卿其會勗言一計之已復諭曰宴禮必得樂歌今教
坊司不知備否無論俚俗我
太祖
太宗屢有宴錫其樂儀今存否可同一會議禮官擬上其
儀朕裁擇焉于是禮部尚書夏言等撰儀注以上及期

賜文武百官宴于奉天殿宴畢
上幸西苑預命侯郭勛大學士李時尚書夏言侯于崇智
殿遣中使賚賜艾虎花絲白索牙扇等物
上至勛等致詞謝
上曰人日之宴一以賞節一以酬前月山中扈從之勞勛
等頓首謝至水次
上御龍舟召勛等各登舟給酒饌命三臣近龍舟而行自
蕉園逶邐至澄碧亭登岸復宴于無逸殿勛等各稱觴
上壽盡懽而罷
○嘉靖十九年七月丙辰
上與群臣泛舟于金海詩曰紫禁西頭勝槩舒晨暉朝彩
暎芙蕖波光瀲灩千尺鏡翠色飛浮十里餘蓮紅灼灼
明素鷺荷綠陰陰覆錦魚獨目傷心佳景處莫伸昔日
奉
慈娛

信任大臣

○嘉靖元年十二月戊子大學士楊廷和以陞迁兵科給
事中史道劾其阿附
先朝力爭帝號之罪上疏自辯因乞致仕
上曰卿以正學直道輔佐
先帝隨事匡救備極誠悃力阻護衛諫止遊巡以死自誓
不附權幸不作威武大將軍勅不書緣帳先年聞父訃

音旬日之內連章乞歸終制忠孝大節中外共知乃國
勢危疑之際又能討擒逆彬使朕從容嗣統功在
社稷更化以來議處大禮釐革弊政誅逐姦黨褒進忠賢
知無不言罔顧利害勳望隆重朝野稱述簡在朕心方
切倚毗豈可偶因人言輒求休退鴻臚寺其往諭朕意
令即出供職既而兵部尚書彭澤亦頌廷和定策討逆
忘身狥國功
上曰廷和事朕以來輔德佐政備竭忠誠剪除奸逆不顧
身家之禍定策翊戴有功不居誠古社稷之臣朝廷方
切倚毗鴻臚寺官宜往諭朕意即出供職今災異頻仍
正上下交儆之時若讒佞浮志公議不明正人君子不
安其位相率避嫌求退天下治亂安危之機所係此豈
國家之福覽奏具見卿忠憤所激為世道慮遠奉公體
國至情今後吏部務求學行老成識達治體之人選補
科道言官不許挾私沽譽報怨市恩以傷平明之治未
幾廷和復求退
上曰卿朝廷元臣德望素隆出處進退係國輕重近因連
疏乞休朕念卿以經濟宏才匡弼
先朝輔佐新政備嘗艱險曲盡心力轉危為安功在
社稷孤忠大節中外共知已屢有旨慰諭為天下留卿柰
何復有此奏至以老病為辭覽之良用憮然吏部官宜
往諭朕意趣起就職用副朕拳拳至懷

○嘉靖二年正月戊午大學士楊廷和以御史曹嘉論其專擅求去

上曰卿累朝勲舊德望素隆賛理天工多効勞勩勿以人言自沮其亟出供職大學士蔣冕亦乞休

上皆温詔答之於是數日輔臣無至閣者

上累遣内臣及吏部鴻臚寺官至其家宣諭敦促廷和疏謝復辭

上曰卿肝膽忠義有功社稷公論難泯簡在朕心内閣典司政本卿與同官累日供避位於事體非便朕甚不悅故遣官責以大義其遵朕命毋更固辭既而廷和求去益力

上四遣中使至第宣諭令即入閣供職廷和固稱病不出明日又上疏復報曰朕知卿忠義輔導重地推誠委任遣官再四宣諭猶稱朕偃蹇高卧朕甚疑焉陳乞之章不必再上時吏部尚書喬宇亦以言官指為廷和之黨稱疾求去御史劉廷簠等自古害正人者率指為朋黨喬宇孫交林俊同時召用令廷和宇求去交與俊亦不安其位幸勑廷和等亟出視事

上是其言曰朝廷清明豈可輙以朋黨之説指斥大臣為大臣者身任天下之重豈忍輕易求去楊廷和心跡既有公論宜同孫交林俊即出供職吏部其往廷和宅宣諭朕意

○嘉靖六年十一月甲子
上諭大學士張璁朕有密諭卿勿令他測知以泄事機又
諭朕與卿帖皆親書雖不甚楷正恐代寫有泄事情璁
疏謝因舉
先朝楊士奇故事請給圖書為密封奏對之用
上許之乃諭大學士楊一清曰凡朕與卿等可議事情除
軍国重務卿等同官三人議奏外或有密訪事機欲法
祖宗故事各賜印記一以封所來帖子又朕所送下文書
亦不可無封記令制一套正面畫一雲龍上批諭其官
中用政事文劄驗記一顆背封口上用御封二字庶出
納有驗不致有漏事機朕無可謀者用與卿預計可否
通議來聞并賜印記字樣也勞撰用密之一清言
先朝
仁
宣二廟嘗賜近臣圖書藹然唐虞吁咈氣象今此事誠宜
修復但印文止可作責望語如納誨啟心責難陳善之
類不必過為襃美又當因人而施不可太濫時
上以擬賜三輔臣印記及得一清奏遂欲去大學士翟鑾
之賜以桂蕚代之報曰思卿之所言深憂朕也濫及多
人則謀不成事易泄朕意欲止賜卿及璁并尚書桂蕚
蕚未入閣又見辦事有翟鑾所以先鑾後蕚以重輔臣
之意今既得卿奏朕意決無疑也於是一清復奏鑾小

心慎密況在閣同事乞併賜鑾以安其心
上報允乃賜一清璁鑾蕚各銀圖書二一清文曰耆德忠
敬曰繩愆糾違璁曰忠良貞一曰繩愆弼違鑾曰清謹
學士曰繩愆輔德蕚曰忠誠靜慎曰繩愆匡違仍諭一
清曰茲今所賜卿等四人封疏印記又欠徵驗其真凡
所上密疏可以幅後小書其字號自一至若干㢘上下
方如親見朕慮時人猾詐倘一失之我君相必被他人
相間也夫君者天下之主可親者二宗室支屬私親也
忠良賢佐公親也親其私者以夾輔王室也親其公者
以治理朝政也今編四字仍勞卿密說他三臣以朕意
卿用持字璁用忠字蕚用秉字鑾用正字既而諸臣各

上疏謝
上手詔答一清等曰朕念國政重大事機當謹兼有過不
聞厥過愈深故以銀記錫卿以識封疏覽所陳謝朕具
知悉夫自古明良相遇必交相儆戒朕本不明上荷
天眷及
祖宗付託特求嘉猷以匡治政過卿等宜竭力賛襄用輔
不逮勿憚勿諱庶盡交修啟沃之體又答蕚曰卿忠誠
體國靜慎持身故錫卿銀記以識封疏卿有所見聞即
宜告朕俾知過圖改以奉
皇天
祖宗之託卿宜竭力賛襄勿有所忌以副朕意

○嘉靖七年二月戊申大學士張璁進分獻大明壇及奉
制祭先師紀事詩二首
上覽之喜亦作二章以答之其一戊子春正吉
郊祀禮祇行陪神日為首陽宗日大明良輔承獻奠少保
捧捧香羨神鑒昭有格為喜不勝情右大明壇分獻其二
聖祖垂典則春仲祭宣王茲予纘大服稽守罔敢忘傳制
命輔臣歆享鑒忠良堪嘆老松栢空蔭我師堂右遣祭孔子
○八月戊申大學士楊一清以病乞休
上曰卿屢疏懇切朕非不相體且卿年高亦不應煩以事
務但朕倚眷欲終始輔導交修況卿懋才重德方賴贊
佐以成嘉靖之治宜欽承朕意慎勿固辭乃復遣鴻臚
寺少卿王道中造一清邸內強起之仍降御劄遣中官
諭意曰朕所倚卿實為天下卿若果於引退是慮國不
如慮身一清感謝已而求去益力
上固留之曰朕以卿耆碩舊輔方切倚毗而卿必欲引退
君臣之義恐弗如是朕躬多愆當直言以匡救何遽舍
朕而去卿其副朕望焉
○十二月壬子大學士張璁疏請給假省親
上曰卿昨以省親焚黃之意預歷陳之朕展轉覽閱即欲
從卿所請復忽思之甚有未安朕昔未尊崇
皇考
聖母之時抱痛苦心不知何日得遂此願

皇天鑒我命卿言之今時也孝情既伸素志亦遂非朕所自能實卿之力也非朕私譽卿也酬其所賴予耳夫孝者萬善百行之先况人君長豈可不以此教人而反拒人之情非人之長也况朕所得伸其孝乃卿贊成之諒卿之孝情非朕之情可比尤急甚焉當盡孝子之情以成終其忠者宜聽卿之所請即賜命以行可也但今政治有未善邊事有未寧朕體有未健強學行有未定帖所倚群臣夾持則卿之為朕託者特重耳卿之平日之志未有一毫未之私持正秉忠以匡朕躬夫父子天性至情似非私情者而在大義之中未免為私恐不宜言及是豈終不宜言實不宜言於此時也卿可勉副朕託悉心匡輔勿得為言待其治道少康邊事寧息朕體少強朕學少定則卿便可來請朕當聽奏立限前往如今特卿不顧大義直遂已私果欲往則非忠臣之道使朕失道失德於卿之心其忍乎否乎宜欽承朕命緩之數載便當言此勿負朕意

○嘉靖九年四月乙酉兵部尚書李承勛以被劾求去
上優論慰留之曰卿近日兩具疏乞休退以言官誣及之詞深為名節計足見持身慎行但恐於愛朕之心豈不小失歟朕惟人言浮無根據不必以此為慮且卿雖經璁萼奏薦亦非璁等所私實公與也卿練達事務忠誠素著才望兼隆朕心簡在今必欲求去恐非素日之心

也見今邊方多事本兵重地之任朕方賴卿辦理何乃堅欲去哉宜竭誠佐朕展布才猷副朕委任茲特慰諭卿宜欽承勿負朕意

○八月己卯

上諭輔臣張璁曰卿以所撰敬一亭碑文上朕覽之再具悉忠慎之至朕惟古之君臣致盛治者無若唐虞彼時上下一德猶不免交相儆戒吁朕非堯舜之聖而卿豈可絶無一言以警之乎况斯文必傳之後世勿使後世議可也夫君臣一體非朕私為卿其冢再撰來發部刻石

○嘉靖十一年五月丙子召原任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方獻夫至京詔進兼武英殿大學士内閣辦事命即日赴閣

上諭之曰卿昨赴召以連日陰雨未與朝見故今日朕命入閣辦事庶副召用之意夫輔導之地以納誨為職豈無資我之忠言必託封章庶得隨事開陳茲以原賜銀印記給卿用使宜承朕命

○嘉靖十四年七月壬午大學士費宏以起用至京

上遣中官賫手勅賜之宏疏謝言臣數年棲息畎畒頗懷願獻之忠此後當日有所陳

上批答曰覽日有所陳之言深慰朕望必如是然後可凡事卿當獻正閑邪匡朕不及以副朕意

○嘉靖二十二年二月壬寅賜輔臣嚴嵩銀圖書一顆勅
曰賜卿忠勤敏達銀記朝夕謀猷入告以此封進嵩謝
荅曰嘉謀忠猷匡朕不逮是所望也卿其思副焉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